

名家隨筆

艾青的土地

蒋 殊

读书的人，没有不知道艾青的，除却《大堰河，我的保姆》不说，仅就一句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，抒发了无数人的爱乡情、爱国情。

我去过艾青的家，当然先生早已不在人世。接待我的是他的夫人高瑛。一做自我介绍，她便说：“你与艾青是同姓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

是的，艾青本名蒋海澄。与艾青的亲近感，被这一句话拉近。于是，我以家人的身份，与她在那座北京的四合院中聊起家常，聊她与艾青的爱情，聊她与艾青的苦难，更聊她与艾青携手写下的诗。

直到我踏上浙江金华那片土地，才意识到这才是艾青的家乡。彼时，距离到艾青家中已经过去6年。可是，艾青进驻心里，却是少时就开始的事。

如果说之前是读他的文，到金华便可品他的人。

畈田蒋村艾青故居，留有他浓厚的气息与足印。艾青的家境，不能说不好；艾青的少时，却不能说美好。他在最需要爱的年龄，却被父母放弃。理由竟然是那么不可思议，甚至有些愚昧——因算命得出艾青是父母的“克星”。于是，艾青成为一个乡村妇女的孩子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女人——大堰河，已经有了5个孩子的她，还常常会将小艾青揽在怀里，抚慰他，爱他，让他在最短的时间里感受到母亲的温暖。

5岁这年，艾青又被父母接回。可是，5年时光，艾青已经把大堰河认作他的亲娘。5岁的艾青，还是一个乳儿啊！他的情感世界再一次被迫撕裂，回到生育了他却陌生到只能称呼“叔叔婶婶”的父母身边。

他的生命中，从此再无母亲。

一个保姆，以母亲的形象永恒定格在他心中，温暖和滋养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光。这浓烈、滚烫且唯一的孺慕之情，终于在他23岁的年龄喷薄而出。

那是捂不住的爱。

一个保姆，从此流传百世。

多次想过，艾青的保姆，怎么会有一个如此大气磅礴的名字——大堰河？多年以后才知，大堰河并非一条河，保姆的名字也并不叫大堰河，而是“大叶荷”。

大叶荷，也并非艾青保姆的名字，而是一个村庄的名字。艾青的保姆太卑微，以至于别人只能用她村庄的名字来呼唤她。

可是，大叶荷幸运，她的乳儿艾青，被她无私的乳汁养育成一名诗人。诗人心目中，他的保姆不只是一个如大叶荷般纯净的女人，而且有着像河流一样宽广的胸怀，于是在诗人笔下，“大叶荷”便成为“大堰河”。

大堰河响亮啊，让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底层妇女，用一个名字盖过高山大河，流芳永恒。

躺在四块钱的棺材里离开这个世界的苦难女子大叶荷一定不会想

到，她会永世流芳；她也必然不会想到，曾经地主家的儿子会在狱中为她写下赞美诗；更不会想到，那个曾经叫大叶荷的村庄从此也跟着她成为大堰河，被一代代人敬仰。

曾经一度以为，诗人艾青的土地是诗意的、浪漫的，却没想到是苦的、沉重的，当然更是有浓烈而别样的爱的。

这片被艾青深爱过的土地，绕不开一个乡村女人——大堰河。

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，也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感恩，更是一个文化人该有的良知与使命。

这便是土地的魅力，是文化的魅力，更是爱的魅力。

大堰河是幸运的，因了艾青；大堰河村是幸运的，因了一个女人。

金华的行程有些短暂，因此未能去往大堰河村近距离感受大堰河的气息。然而站在金华那片土地，看着形形色色的人走过时，那一张张神态安然的脸还是让我想到大堰河。

庆幸，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堰河。然而，他们怎么不是当年那个朴实而勤劳的大堰河？

艾青故居墙上，一条蒋氏家训吸引了我：一戒溺爱护短，要慈严相济；二戒重男轻女，要一视同仁；三戒粗暴任性，要说服疏导。

离开艾青故居时，同行者一定要我在大门口艾青的塑像前留个影，因为我们是同姓的一家人。

我的工位背对着朝阳的窗户，一到冬日，那灿烂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，照在背上，仿佛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我，瞬间驱散了周身的寒意。每至此时，我总会微微后仰，尽情享受这片刻的惬意。

这缕阳光让我想起了古人的负暄之乐。遥想古人，没有现在的取暖设施，冬日负暄便是他们严寒中一抹珍贵的温暖慰藉。“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”白居易笔下的冬日负暄，满是悠然自得的惬意与满足。那是在简陋的屋舍前，于暖阳下的安然静坐，一任阳光倾洒，闭目聆听时光的浅吟低唱，让岁月的纹路在这温暖中渐渐舒展。“茅檐晴日暖于春，一枕钧天乐事新。”仲讷诗中的晴日，让那简陋的茅檐之下也满溢着比春日更甚的暖意，于负暄之时，仿若能枕着这融融日光，进入美妙的梦境，感受全新的乐事。

冬日负暄

杨丽丽



而此刻，我在这现代的楼宇间，因这一方暖阳照拂而体悟到了古人的负暄之乐，也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冬日。那时候老家的篱笆小院里，阳光总是满满当当。祖父总会搬一把老旧的藤椅，坐在那斑驳的墙根下晒太阳。他眯着眼，脸上的皱纹在阳光的映照下越发清晰起来。我则像个小尾巴，依偎在祖父身旁，听他讲那些神奇的故事。从“嫦娥奔月”到“牛郎织女”，从“孙悟空大闹天宫”到“白蛇传”，每一个故事都在阳光里晕染出梦幻的色彩，驱散了冬日的冷寒。

后来，到了求学的年纪，冬日的阳光是校园里难忘的陪伴。课间休息时，同学们会三五成群地跑到操场边晒太阳。男生们在阳光下追逐嬉戏；女生们手挽着手，分享着彼此的小秘密。我则喜欢靠在操场边的大树旁翻开一本诗集，在阳光里轻声诵读那些优美的诗句，让文字与阳光一同沁入心底。

如今，身处职场，这冬日的阳光愈发显得珍贵。在忙碌与疲惫交织的日子里，它像是一个温柔的怀抱。我会在阳光里伸个懒腰，活动活动久坐的筋骨，让思绪放空，将工作的压力与烦恼暂时抛诸脑后，让这片刻的负暄，成为我重新积蓄能量的源泉。

这冬日的阳光，穿越了千年的时光，带着历史的厚重与温度，萦绕于岁月的回廊，轻抚过汉时的瓦当，晕染了唐时的霓裳，也润泽了宋时的诗行。它似无声的琴音，在时光的弦索上悠悠奏响，在天地的浩渺中，镌刻下永恒的明亮与安详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素纸流年情思长

田雪梅

整理书柜时，角落里的一本挂历，宛如时光的使者，将我带回了那段被岁月尘封的日子，那些与日历、挂历相伴的旧时光，在记忆的长河中缓缓流淌开来。

儿时，一到新年前，父亲就买来一本日历，仔细地挂在墙上最显眼的地方，上面还放个小夹子。封面的硬纸板，是喜庆的大红色，印着烫金的福字。内页纸张虽薄却坚韧，数字与节气、节日的标注清晰而规整。我每天起床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日历前，端详着新一天的数字。每翻过一页，都像是完成了一

场小小的仪式。我最喜欢的是周末和节假日对应的日历页，日历上的数字被红色的字体醒目地标注着，它们往往被印上彩色的图案，或是娇艳的花朵，或是可爱的小动物。每当翻到这些特别的日子，心中便满是欢喜与期待，仿佛美好的时光已经在向我招手。父亲仔细地在日历上圈出重要的日子：村里红白事请他去帮忙的日子，亲戚家嫁娶要去随礼的日子、家人的生日、集市日……备注什么时候买麦种，什么时候交了水电费，每一页日历的背后，都有母亲用工整的小字写下的一日开销。我和哥哥后来上大学时，宿舍的电话号码被记在了封面上。简单的文字，是生活最质朴的记录。小小的日历，成了我们家庭生活的指挥棒，指引着一家人的生活节奏。

后来，家里有了挂历，精美的画面成了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有一年的挂历是12幅山水画，从一月的春山初绽，到12月的寒江雪影，四季的更迭在挂历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常常站在挂历前，想象着画中的世界，憧憬着外面的风景，幻想着在青山绿水间嬉戏，或是与画中的古人交谈。有时，我看着挂历，在纸上涂鸦，试图描绘出心中的山水。

上学时，我会在日历上圈出考试的日子，提醒与鞭策自己，也会圈画日历上的陌生字。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，如今看来，都是成长的足迹。冬日的夜晚，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，炉火的映照下，墙上的日历和挂历也染上了一层暖黄。父亲会根据日历上的节气安排农事，母亲则会念叨着哪个节日该准备什么吃食。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交谈，那时的日子，虽平淡，却有着说不出的幸福。

岁月流逝，电子设备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日历和挂历。那些曾经被视为生活必备的纸质日历，渐渐被遗忘在角落。如今，再次看到这些旧物，往昔的回忆便如潮水般涌来。岁月的风，轻轻翻过素纸流年的篇章，但那些与日历、挂历共度的时光，却如同一首悠扬的老歌，在心中久久回荡，永如初见。